

他说考古的时候怕伤到文物,所以不能用大型器械挖掘。考古队会聘用当地农民做些挑土之类的活。他说,他就是这样和老路熟悉起来的。

老路这年五十几岁,打了一辈子光棍,在村里是个边缘人。别人看不起老路,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,说说笑笑,老路来了,大家就出去洗碗了。组队收工结伴回家时,大家也冷着老路。

## 挖井的人

沈扶伦

他说,他反而因此留意到独处的老路,在每次收工的时候都会不紧不慢收拾好所有的工具,拍掉外套上的土,拍掉鞋底的土,拍掉手掌上的土。他问老路,这几处的土有什么不一样。老路说,外套上的土是浮灰,要及时拍;鞋底的土有时候湿黏,硬抠伤鞋,不妨等干硬透了再拍;至于手上的土,一洗就掉了。

这位考古专家心里一动,带老路去看井。鉴别考古现场的井,有时靠井砖,有时是靠发现井内外不一样的土。别人眼里土都差不多,但对于有经验的人来说,土和土差很多。后来老路成为工地里鉴别井的专家。任何一处有井或者疑似发现了井,大家第一反应就是,叫老路来,快点叫老路来。老路也因此有了自信。好几次,下了工地,老路还在看考古资料,后来,在手机上看考古的视频,他知道,老路爱上了考古。

他说,挖井很辛苦,有时他都不好意思叫老路去挖。有时他尽量帮老路申请衣服和工具的补贴等。但他发觉,这些不是最重要的,最重要的是,老路脸上开始有了光芒。其他村民也开始和老路说话,听他讲如何鉴别井。

那不断向地底深处下探的井,照亮了一个村民的脸。我和考古专家聊天。我说,你再讲一个故事吧。他说,在上海考古的时候,有时会挖到明墓。棺木用糯米封边,里面空气与外界隔绝。尸体就能保存完好。但有时挖掘时碰破了,最考古专业人士到现场,看到一批棺木浸在水里。“那股味道哦……五十米开外就闻得到。”

我问他,触摸明朝人的肌肤是一种怎样的体验?“很臭哎。有皮蛋味、有棺木泡水的味道、有尸臭。有的老祖宗肌肤粉红、触摸上去柔软如豆腐。”还有一次,一支施工队在宝山挖停车场,挖出一批1900年那时的墓葬。经鉴定是二十世纪初的移民墓园,无发掘价值,最终建议施工避开。“那停车场还建吗?”“建的。”“多奇怪啊。”可是每一片土地上都有故事,这就是城市。



其实任何一个人都是一个故事。只要你挖掘到他内心深处,只要他能看到你,只要你给他鼓励、给他认同,他就能有尊严。

包产到户第二年,父亲当上了生产队长。官衔虽小,却是四邻八舍的“主心骨”。

退伍回来的阿根没分到责任田,拉着老爹,愁云惨淡地踏进我家门槛。爸爸有点为难,还是把自家旱涝保收的三连塘田块先让给他种。母亲气不过,说爸爸就是个“面糊涂”,当天就收拾包袱回了百里外的外婆家。

为填补缺口,父亲扛锹开荒,连祖坟周边都翻出来点种旱粮。全队人均才一亩一分地,日子本就攥得紧,这下更像扎了口的布袋。

可谁料没有多久,阿根竟带着阿玉去上海了。村里人说他们私奔了。

阿玉爹领着一伙壮汉堵到我家,找我爸讲理。爸爸不慌不忙,把众人让进堂屋,挽起袖子钻进厨房:温水半碗,徐徐撒面,筷子顺时针搅到“挑而不挂”;姜末、盐花,各少许;两条两寸长的鲫鱼,盐水里静泡三分钟,卧进面糊,上锅蒸。

不到一刻钟,香气顺着蒸汽爬满屋梁。阿玉爹盯着桌上那碟花生米,长叹一声。父亲拍开一瓶老酒,递过去:“老哥,孩子大了就是脱手的风筝。去年大董庄的那个丫头因为不同意给哥哥换亲喝了农药,值吗?你们冲去砸人家,伤了人,还得蹲号子。阿玉想奔个好日子,出去闯闯,有啥错?”

说罢,舀一勺面糊涂推到他面前:“做法千千万,您不爱吃香葱,这面糊涂里我总不能硬加。过日子跟搅面糊涂一样,火候、咸淡,得自己调。阿根眼下穷,可人不穷。”

阿玉爹闷头喝了一口,眉毛拧成疙瘩:“那我儿娶媳妇的钱咋办?”

父亲笑:“一锅面糊,只要料鲜、心诚,两滴香油也香。咱们慢慢熬,总能熬成。”

母亲从里屋出来,揪着父亲的耳朵笑骂:“就你这‘面糊涂’嘴能!”

不知为什么,刷到乡村生活的视频我会倍感亲切,十来分钟的篇幅居然有滋有味地从头看到底。而平台也像长了双透视眼,你爱看啥它推啥,这显然是数字化时代的“投其所好”。

这些天,平台经常推给我“小货郎到农村卖货”的视频,妥妥的东北农村风情。视频里的“小货郎”分明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,腆着肚子,说话声音厚实,若是唱“美声”,高音C大概是飙得上去的。壮汉驾驶一辆厢式货车,车厢里面满是各种食品和日用品,他既是司机又是货郎,还是肩扛手提替大爷大娘送米面油到家的搬运工。

农村房子分散,货车不可能天天进村,我看他怀揣记事簿,上面都是村民们预订的货物。碰到车到人不家的时间,他便熟门熟路地打开院门,把货物送到家,然后拍张照片,顺便说了价格,不愁有人赖账。我还喜欢看大娘大姨们叽叽喳喳地买东西,东北女人豪爽,从不见挑的,一买一大堆。

乡村的时间节奏跟着日出日落走,汉子的流动货车不会有几点上班下班的紧迫感,村民们哪怕只是站在车门前和“小货郎”讨价还价,彼此间也如朋友般的松弛……

我还刷到农村大学生毕业后回山东老家卖馍的视频。文弱小伙子开辆三轮摩托车,每次装上几箱热乎乎的馒头却总是不够卖,可见吃惯了他家馒头的村民都是回头客。小伙子随身带只电喇叭,一声“卖馍了”,那些在房前晒太阳的或是窝在家里的村民便悠悠地走到车前。他家的馍变得便宜,一包6个只卖5元,馍的形状如同银丝卷,长方形的又大又筋道,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香味,把我馋得!

村与村之间隔离,无论刮风下雨,小伙子的三轮摩托每天都要在高低不平

的泥地上行驶。他记得哪些是留守的独居老人,陪着聊几句并捎上一袋馍。小伙子拍的视频在抖音上传播开了,当村民们刷手机看到自己的形象开心得什么似的,看到车子过来了,赶紧拢拢头发,整理衣裳,要他拍得漂亮些,让远在外面打工的娃们放心……

有时也想,我一个久在城市的人怎么就对乡土气息的视频入了迷了呢?莫不是在这些场景中嗅到了城市里稀缺的烟火气?“小货郎”驾到的喇叭声,大学生“卖馍了”的吆喝声声声入耳,这可不是去快递柜拿东西时冷冰冰的提示,而是面对面的带着温度的信号。在我眼里,乡村的路可以不平整,货物可以没有精致的包装,但人与人之间的人情味就是都市人向往的魅力。

当然,上海市民也是接地气的,这样的烟火气相当务实,它就藏在精致的底色之中,不张扬却紧贴生活。我朋友把每天逛菜场作为必修课,她说和摊主讨价还价不为省那几毛钱,图的就是乐趣,就像在玩一次零成本的小游戏,感受主动权在手的满足感。这样的“拉拉扯扯”使原本冷冰冰的买卖变成了既有互动又有温度的细节,比直接扫码付款走人多了些人情味的生活质感。

上海人的邻里相处也是很接地气的,相互间不过分热情却懂得互帮互助:邻居家的快递来了没人收,代保管是常有的事。烟道里传出了焦糊味,微信群里赶紧敲警钟提醒。邻居见面点头问好,你一言我一语聊的是家长里短,从不打听彼此隐私。

无疑,今天的都市人被数字化时代“渗透”着,但我们又真诚地追寻着接地气的生活。从乡村“小货郎”的视频中我看到了不经过“滤镜”的生活,朴素真实的接地气才美才好。

## 接地气

章慧敏



边看边聊

倪定得(约1745—1805),今崇明新河镇强民村人,清嘉庆间晋升福建水师提督,有“巡海大将军”之称,又号“不贪将军”。

将军后裔中的一支徙南四潞村西倪家宅。笔者近日走访,得晤其中96岁的倪学义。叟童颜鹤发,声洪而思敏,述祖德历历如绘。民间又传将军轶事:少为炮卒,巡海误触火机,连发数丸,悉中敌舰要害,沉之,由是知名,洊历至提督。虽齐东野语,亦见民心所向。在我儿时的记忆里,郭、倪两姓比邻而姻,将军裔孙倪菊郎为予堂叔郭秀士(蔚然)之母,岁时往还,声影犹存。

今读崇明档案馆徐兵《崇明老地名文化》及馆藏《倪氏家乘》,感其事,因撰斯文,庶使清风与海潮同远,乡愁并云日长新。

## 巡海大将军倪定得

郭树清

上海话,普通话还夹着皖东味,面试一家凉一家。第四天,我扛不住了,吵着回安徽。

阿根收完摊,点着皱巴巴的零钱:“家里一亩地,刨去上交,一年能剩两百块?别说买书看报了,你拿啥买稿纸和邮票,还想当作家?”

我舀一勺面糊涂,闷头不语。阿玉说:“今天加了虾仁,还有你从老家带来的芝麻香油,尝尝。”

那一口,咸淡刚好,像父亲在灶台前搅动的手腕——顺、韧、能裹住一切。我突然懂了:面糊涂能稀能稠,能荤能素,正如日子能高能低。从那以后,我便在阿根家做小工。半年不到,我也有了自己的肉铺。

2018年7月,我作为农民工代表接受专访。记者问:“一边卖猪肉一边写作,难不难?”我脱口而出:“那时我一天三顿面糊涂。省时、省钱,有水有面就能活;添把菜叶就是美味,丢条泥鳅算开荤。吃不饱,就再添一瓢水。”记者笑:“人生有时就得像面糊涂,根本,实在。”

是啊,这碗再普通不过的面糊涂,盛着过日子真功夫——包容,所以能掺百味;柔韧,因此不惧久熬;随缘,于是万般皆可。

它像父亲调解纷争时的通透,像我在上海滩头熬夜的倔强,更像生活本身:火候到了,滴滴飘香;勺子不停,面糊涂也能熬出星河。

## 七夕会

七夕会

一个小小的机缘,我们完成了一次爱的接力。

女儿上幼儿园大班,绘画课上老师要求署学名。“妈妈,我不要这个涵字,我还是叫云朵吧,涵字写起来太难了。”女儿云朵对带有涵字的学名不感兴趣,不止一次地表示了不喜欢。

那晚,我端坐沙发,细思如何快速教会女儿爱上并写好涵字。我喜欢寓教于乐,生硬地灌输孩子也不接受。“涵与云朵……”我喃喃自语,思忖良久。“我呀,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前,是住在云朵上的一个小天使。云朵软绵绵的,就像世界上最舒服的棉花糖床。在云朵上有好多好多小花……”女儿偎在我怀里,骄傲地开启“云朵天使找妈妈”的故事。这已成了我们母女每晚睡前的功课。“云朵”“天使”“妈妈”“怀抱”,当这几个词语从女儿嘴里蹦出来时,我的灵感乍现,



采菊东篱下 (中国画) 戴培钧

仿佛找到了密码。拎着云朵的手,我们一起打开白板。

“亲爱的云朵小天使,你看这三滴水,一定是妈妈期待你降临时幸福的泪滴。”我郑重地写下“三点水”。

“右边中间就是云朵喽!”女儿

## 爱的接力

张霞

挺着胸脯,接过粉笔继续写着,“我是爸爸妈妈精心挑选的孩子,是幸福的天使。这个‘子’的横就化作我的一对翅膀呀!”女儿写罢,贴起脚尖,转起了圈圈。先生兴奋的眼神追逐着那个腾挪跳跃的小小身影,显然他被冰雪聪明的姑娘折服了。

“我们的天使,你知道这美丽的翅膀为什么是四个点勾化成的吗?”我用红色粉笔,把“了”字两边的四个点重重描画一遍,把问题抛给女儿。女儿摇摇头,期待着我的答案。

“你飞翔的翅膀上承载着爸爸

来地球这一遭,总要去各处走走看看吧!遗憾,上了岁数,体力精力已不允许长途旅行了,环游世界成了一个难以企及的梦。

真的只能是梦吗?身边的年轻人鼓励我:老桑,只要保持一颗好奇的心,足不出“沪”,一样环游世界!不信一起试试?

女儿提议带我去乘“路易号”大轮船。我连说阿拉不出上海,不出上海。她说这船票很抢手,我们近处看看。网约车不朝外滩方向开,反倒把我们载到了市中心,市中心哪有江河?女儿一声令下:抬头看!哟,真有一艘巨大巍峨的模型轮船挺立在连水滴也没一点的陆地上。别说,这路易号船身一层高耸一层,仰头勉强可见甲板的围栏,低头就是铁链连着的船锚砸地。路易号不下海,停这会不会浪费?不浪费的,它是鼎鼎大名的奢侈品LV(路易威登),有得赚啦!老妈你看:船后面就堆着它的箱包,大厦里全是它的各式商品,阿拉乘电梯去开开眼吧。好,但先给老妈与“路易”合个影!

又一天,女儿问,去看一个“驻沪办”好吗?我一蒙,驻沪办不就是中外设在上海的办事处吗?阿拉与他们没任何干系,不去的。女儿大笑,老人不懂新潮,这是当今最时尚的新闻,乃各国美食家在沪开设的餐馆!哈哈,是饮食驻沪办哟。

环游世界,由胃出发,那必须去啊!——一个打卡的是“土耳其驻沪办”——“苏坦餐厅”。里面乐声明快,座无虚席,连室外巨大的遮阳伞下也仅剩一张空桌。说真的,食物没预想的那么好吃,但它画着土耳其少女翩翩起舞图案的餐盘,一团团像画家堆出的彩色颜料的蘸酱,那鼓蓬蓬仿佛吹弹即破的白色面饼,那起司和煎蛋上撒的不知名的异香粉末……都诱惑着你的眼睛、刺激着你的味蕾,让你生出了对土耳其所知不多的美丽联想,巧的是,我刚看过土耳其的小说《等待艾梅尔》,不承想竟吃到了艾梅尔家乡的饼!

其实,不出家门,同样能环游世界。我有一个“中法四人群”,建群十几年,中法朋友的文字、照片都不曾断过。我见证了他们儿女的实习与工作、孙辈的一一诞生,云分享了他们庭院苹果树的芬芳,和法国邻居在花园里的烧烤派对的笑声笑语。不忘那一年,中法群里的网友在上海“奔现”,欢谈的话语,是塞纳河和浦江水

的自然交汇。法国小美女丽丽累了,居然倒头在我的床上酣睡了一觉。

我家还来过几批小“香蕉人”:他们都是老朋友在海外的第三代。有时他们的到来未及通知,家里只剩下剩下的冷面,小客人却吃得连一滴汤汁也不剩,还要把盘子舔一舔:比麦当劳好吃一百倍啊!那时,地球村的神秘感顿消,大家都是“自家人”了。

我有幸曾是教师,五大洲都有牵挂着我的学生。在美国的学生张莺,今天刚和先生去夏威夷浮潜,就发给我看身边游弋的海龟和魔鬼鱼的照片;第二天又向我介绍刚认识的可爱树、芒果树、咖啡树、胡椒树……第三天又向我实时图文报道某个大岛上的火山喷发,并详细描绘当地政府怎样监控,居民怎样兴奋地在安全地带等候观看……屏幕前的我就像也在围观的人群里啦!

我的老年朋友常赞我知道的真不少:非洲的土族飞镖,澳大利亚西岸的波浪岩、河马哈欠岩,阿拉斯加的极光……这些多数来自学生热情的隔空传递。每当我回以感谢,他们常这样回复:老师你心中有世界,所以你看见了世界。能提示我记住这一点的,还有他们赠我的世界各地的冰箱贴,把我家小小的冰箱三面贴满,好像在说,厨房是世界的一部分,但不是全部世界。努力跨出去,就能看见浩瀚世界的一角!

妈妈的期望与祝福。”我摩挲着云朵的脑袋,意味深长地说,“希望你成长为有涵养、修养和内涵的孩子。”

“孩子,你尽情飞翔吧!”先生忽然诗兴大发,“爸爸妈妈愿做你翅膀下的风!”女儿眼神略有懵懂,而后若有所悟,嘴角挑起好看的弧度,轻轻地说:“我好像爱上涵字了。”“竖折,竖。”先生弯下腰,抢过粉笔笑呵呵地说,“最后两笔,我来书写。”“宝贝儿,这两笔是爸爸妈妈张开双臂,迎接我的云朵天使喽!”我展开双臂,轻轻迎接扑面而来的温暖而柔软的小小身躯。白板上面,那个偌大的“涵”字熠熠闪光。“终于,我们一家三口完成了涵字的接力。”我长吁一口气,兴奋得近乎晕眩。“不,这是爱的接力。”先生说。“我爱云朵的名字,更爱涵字。”女儿举起小手欢呼雀跃着。

白板上留下无数个稚嫩可爱歪歪斜斜的“涵”字。显然,女儿爱上了她的学名。

## 足不出「沪」环游世界

桑胜月

## 养育